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国家角色与方位

李鹏程

(梧州学院管理学院 543003)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总目标。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中国回应未来国际秩序的方案,也是中国开展大国外交实践的政策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本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国家角色与方位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 国家; 角色

引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共同体构建和当今世界的国际责任履行带来了新的启示。大国外交、主动作为、勇于担当是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鲜明特色,更是中国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全力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展现“立己达人”世界情怀的生动写照。

1 民族所向

1.1 文化滋养

中华民族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强有力的包容为中华文明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中华民族一直坚持追求不同文明在儒家经典中,《礼记》开头提到:“大街上的旅行也是世界大众”他的公众世界观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智者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追求,也表达了人类对更美好社会的美好愿景。中华民族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的理论本质,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始终把自己的发展与全球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发展进程中引入了新的创新,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表现出了包容各方的东方智慧。

1.2 道路正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近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迅速,主要是选择了正确的自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之所以正确,首先是要强调人民是行动的中心,维护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工作的出发点和基础,社会力量的团结一致。第二,必须始终保持发展的整体性和稳定性,避免激进化和单方面发展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最后,要坚持自主创新,坚持以国情为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独立自主,敢于走出困境,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增添新的活力。

2 认同与共同体之间的天然联系

身份是个人与主要群体(社区)建立密切联系的过程。身份既与自我承认有关,也与他人交往中的自我接受有关。因此,人与人之间社会互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社区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社会结构,可以为个人提供安全感(归属感)和归属感。

社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安全温暖的天堂。一个人属于一个社区就产生了一种社会认同,这种认同关系到我是谁,我在哪里,以及如何正确行事。人们失去了他们的社区,即安全感和归属感。与此同时,社区赋予个人不同的角色/身份(即一套得到其他人承认的社会行为标准),对个人的作用/身份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而言,当社区期望或要求个人发挥作用或拥有身份时,个人的许多角色或身份都会突出这一角色或身份,从而影响其身份。另一方面,一个人总是倾向于将另一个人归类为一个内部或外部群体的成员,这取决于他/她与自己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并试图获得他/她所属社区的成员资格和社会认同。在社会交往中,社区的作用可以赋予自我认同意义。Zygmunt-Baum认为,社区是由同质性和同一性组成的,因此认为社区是基于主观或客观共同特征(包括种族、概念、地位、经验、任务、身份等)的不同层次的团体、组织。社会中存在的(或相似之处),无论是小规模自治社会组织还是较高级别的政治组织,也无论是整个国家和最高级别的国家,即国家或民族社区。换言之,社区可以是大规模的,也可以是小规模的;可以是区域性的,也可以是全球性的。但是,由于客观身份几乎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自我判断的影响,而主观自我判断又受到对他人的相关评价的影响,客观身份往往不是客观的。为了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个人倾向于将数据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故意夸大群体内的共同点以及内部和外部群体之间的差异。基于夸张身份的身份和社区是假的。

3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家的多重角色

3.1 国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消极主体

“近代以来构筑的资产阶级意识大厦,促使生存的主题不仅受到生存目的本身的支配,还逐渐走向异化,即便面临各种全球性危机,在普遍竞争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物质依赖和精神分离的两极关系仍然难以弥合。”回溯以往的国际关系模式,即便是有国家层面的合作,也主要是基于共同的利益或共同的威胁,一旦对象消失,合作也就往往消失。各个国家参与全球事务的动机有可能是被动的,也有可能是权宜的,还有可能是专注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所以,

如果一个国家仍然是以权力为核心、以国家利益为终极诉求,那么此种国家就仍将秉持现实主义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必然决定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功利视角和选择参与。从根本上来讲,现实主义国家观是由国家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只要还停留在资本主义时代,统治阶级垄断性利益诉求就必然阻碍国家本性有质的突破,即便国家职能有所调整也往往受限。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虽然逐步显现,但也面临着被资本主义包围、自身发展还不成熟、世界范围内话语权弱等问题,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也必然是举步维艰。总的来看,国家建构和发展遭遇的困境和问题,也必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而国家在其政治功能不能完全起作用的地方,它的能力也必然受限。所以,虽然全球性问题也已成为客观性的存在,并一定程度上倒逼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主权领土争端、贸易问题、资源问题以及“问题国家”都对国家合力的形成带来了阻滞。这种现实主义国家观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得到改变,也导致了国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呈现出冲突和不可持续的消极形象。

3.2 责任是共同体未来时间维度的重要基石

构建共同体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成长和存续包括主体、利益、价值、目标、趋势和路径等不同维度的互动与协调,其中,责任联接着共同体追求共同目标和未来整体发展的角色。只有各主体扮演负责任角色并积极履行责任以及提供公共产品,才能建成共同体,因此,责任的承担需要有能力的共同体成员主动、积极且共同参与。如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所言,一个秩序要想长久存在,有赖于道德共同体,即“一定程度上的康德式互惠和接受他人之地位的能力”,同时,其民众需要具有一种共同体意识,“各个国家的代表拥有这种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强调了责任特别是国际责任对于在未来时刻构建这种共同体的重要功能。

3.3 责任能够夯实共同体的利益基础,推动共同体的全面升级

利益是共同体得以确立的基础,但是仅有利益并不会推动共同体的升级,只会呈现一个松散的利益集合,很可能既会影响共同体的紧密程度,也会影响共同体的存续时间。共同体成员面向共同体整体、面向同侪和面向未来的负责任行为与责任意识能够缓和成员主体在处理共同利益分配时可能面临的摩擦、冲突,塑造推动共同体良性运转的相关规则,进一步推动共同体从简单利益组合向命运共享集合的转变。责任共同体粘合起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只有确立了责任共同体,才能实现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升级。

3.4 “人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源”动力

人类是一群人,是地球上真正存在的一个特殊生物物种。特别的是,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开展自己的生活活动,通过自己的思想和实际活动,在世界上创造独特的人类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文明进入新时代的产物:如果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理建设过程与马拉松比赛相比较,人类就是运动员在现场的作用,有他们的参

与,比赛就会存在并有意义。因此,人类现实的存在就是生物现实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体的基本理念不同,还必须明确指出,在建立这一实体的过程中,作为一个重要主体的人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如上所述,如果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实体的建设过程比作马拉松,运动员们就会在比赛开始前赶到现场并采取这一行动。人类在建设人类命运的共同实体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如果不能这样做,建设进程将是静态的,并将永远停留在理论层面。事实上,由于个人或集体生活的多样性,个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身份确实不同,因此,整个人类的动力似乎很弱。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话题觉醒,人们可以预期,建立一个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体将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动力,从而使它能够生存下去。

3.5 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动力

命运共同体位于命运相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体的基层之间。人类本身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因为它与自然物体或动物不同,是人类迄今所依赖的唯一星球。从人类的未来来看,在应对自然或其他种族的威胁方面,存在着生死攸关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共同体的命运,即构成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联系,即福祉、生死共享和团结一致,使个人和社区能够共同寻找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和发展的共生方式。

结束语

国家是经过世代流转的坚实的实体,是内生于人类社会的产物,国家的功能、形象、前景与人类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国家分立的时代,国家的传统角色和中心地位决定了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影响深远,共同体构建的动力来源也必定内生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

参考文献:

- [1]张相君.论国际秩序规则供给的路径选择——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J].国际观察,2019(05):52-75.
- [2]余丽.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会2019年年会综述[J].国际政治研究,2019,40(04):129-140.
- [3]白佳玉,隋佳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域中的国际海洋法治演进与发展[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4):82-95.
- [4]张瑛.世界秩序重建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责任政治:新时代的社会主义事业[J].法制与社会,2019(18):95-96.
- [5]朱明强.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研究[D].中共四川省委党校,2018.
- [6]王丰.“一带一路”倡议视阈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变化[J].当代经济研究,2018(03):57-65.
- [7]陈斌,周龙.“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全球移民治理与中国角色[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33(01):83-93.